

忆婆母

□ 韦彩霞

婆母，您在天国过得怎样，我猜想一定会如您生前那般勤劳和善良，您周围一定会有很多朋友陪伴着您，您是否也会经常想起我们？

犹记得初次见到您时您拉着我的手，喃喃地说着我听不懂的方言，感受到的是亲情般的温暖，您并没有嫌弃我的残疾之躯，或许在您心中，小三儿能娶到我是他的幸运，而您，除了疼惜好他外，将更多的疼惜给了我，因了您的善良和一颗母亲的心。

刚离开家乡亲人生活在异乡，您怕我吃不惯这边的饭菜，总是找来一些辣椒之类我喜欢的菜蔬，让我自己动手做一些适合我口味的饭菜。我吃着您学着我的程序炒出来的蛋炒饭，仿如回到了家乡，享受到了妈妈亲自做的一般。

我怀孕的时候，家里经济条件算是相当拮据的时期，而您总是变着花样，鸡蛋、鸡肉尽往我碗里夹。

您包揽下家里所有的活儿，让我更像一个尚未出嫁的大小姐，可您不知道，正因为您的包容，让我在失去您之后，吃尽了苦头，好在我没有让别人看笑话，一步步地从苦地里走了过来。现在，我已经修炼成您在那时的样子，把您替小三儿做的事情一一包揽下来，有时我会想，我原来很反对您的这种包揽，可现在，我却变成了那个您，这难道就是一种传承吗？

您的勤劳让您比别人少了更多的休息时间，可我从没有听说过您的抱怨，您总有忙不完的事情，甚至在雨后的天气里您也闲不下来，您总有缝补不完的手工活。其实你缝补好的破袜子根本就没有人会穿，可您依然会缝下来，我猜想您只是不能让自己停下来，正像您不顾自己年老体衰依然包揽下所有的家事一般。您说您从小就这样走过来的，习惯了就闲不下来，您就是这样，辛勤一生，良善一世。

在和您共同生活的几年时间里，您陪伴着我度过了多少个漫漫长夜。您在我劳累过度抽搐时给我送来了关怀；在我孤独落寂、心怀怨愤的时候默默地陪伴着我；在我孤独无眠的夜晚是您絮絮的诉说让长夜变短，让煎熬变成倾听。有的时候我甚至怀疑我远离家乡亲人，来到异乡结婚生子，并不是为了所谓的什么爱情，而是为了结识您这样一位朴实善良的老人，听您诉说生活的酸甜苦辣、人生的责任与现实的不可违。我们是婆媳，更像是母女。

您从一个纯真的少女变成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妇，这其中的甘甜辛酸、幸福苦难，都在您絮絮的诉说中随风飘散了，留下来的除了您无悔的付出和默默的承受外，就是顺其自然地归去。我在您的诉说中勉强拼凑出您人生的轨迹：少小离家做保姆，情窦初开放弃好生活遭父命嫁作他人妇，初尝家庭甜蜜又坠入苦难深渊，为了一双儿女而再次进入围城，从此为了众多子女操劳一生。

您虽说没有文化，却知道俗言谚语：好的不长久。您的幸福感受永远都停留在了第一次婚姻里。您一直忙碌的身影以至于我们忽略掉了您的年

纪，甚至于病痛都被您的勤劳吓得只能潜伏在您的体内，直到最后时刻才敢跑出来示威。

当您因癌细胞破裂而吐血，小三儿带您上医院检查，得知已到了晚期时，从未见过他流泪的我第一次看到他如一个失去依靠的小儿般低头痛哭，我才真正地意识到事态的严重程度。我们俩痛苦地接受现实之后决定，在您今后的岁月里，我们要让您思想上没人任何负担地度过最后的时日。

我们对您隐瞒了实情，只告诉您是因劳累和风寒引起的慢性胃炎，从此需要休息调养。就这样轻易地瞒过了您。小三儿翻遍了医书，查找着中草药，想缓解您最后的痛苦。也许是您之前吃过了太多的苦头，连上天都不忍心再折磨您，居然您喝着小三儿到处挖回的一种草根水，颠覆了医生最多还有三个月的时间的推断，居然没有任何疼痛地活了三年多时间。要不是您自己感觉不能坐着等死而擅自重新劳作的话，您身体里的癌细胞也不会迅速转移到肺部。

一切都太迟了，您的肚皮迅速肿胀起来。在您最后的几个月时间里，是我陪伴在您的身边，您能站着就不会坐下，而您能坐着就不会躺下。不知实情的您和知道实情的我每天相伴在一起，我生怕您会趁我不注意，悄然离去，每天都会走到您的房门前，高声呼唤着您，直到听到您的回答后，一颗悬着的心才会悄然坠地。

我除了能为您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事情外，就是默默地陪伴着您，听您诉说着永远都不感觉到乏味的絮叨。不知道您自己逐渐意识到时日不多，还是在冥冥中的第六感，有一天您居然对我说：“假如我死了，我不会叫你们害怕的，我还会变成蝴蝶飞回来看看你们。”我其实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但此刻，我宁愿相信您所说的可以真实发生。

随着病情的加重，你除了能吃点流食外，再也吃不下任何东西了。我会把您喜欢吃的大京果用刀切碎，放进锅里慢慢熬成稀汤喂您。性急的小姐姐也试着做给您吃，而您却说只想吃我给您熬的。小姐姐无奈地苦笑，我却把这当成是您对我的最后的一点肯定，每当想起您对我的好，愧疚之后的些许安慰。

您趁清醒的时候把自己仅有的六百元交给了我，并让我好好和小三儿慢慢活下去，说等孩子长大了，就都会好起来的。女人得认命。我除了点头外，再也说不出任何的话，不争气的泪水如泉水样汨汨而出。

您是在儿孙齐聚的午后，衣冠整齐、从容淡定地离去的，村里的人们都说您这样的一个人理应享受到如此大的福泽的。从此，我们天人永隔，您的音容笑貌只能在记忆中去搜寻。

转眼您离开我们已近十三年时间了，您却从来没有出现在我的梦中。记得有一年夏天，我们的新家飞进一只粉色的蝴蝶，盘旋着，久久不愿离去，让我想起了您曾经对我说过的话。我急忙告诉女儿，女儿却笑我痴人说梦。我宁愿相信它就是您，我没有忘记您活着时的点点滴滴，您又怎么会忘记您曾经的承诺呢。

邻居刘老

□ 陈坚

刘老是离休干部，为人乐观开朗，性情平和。素常，他爱戴鸭舌帽，戴墨镜，穿宽松的休闲服和运动鞋，一手扶杖，一手提个布袋，袋子里装着一些复印资料，举止落落大方。他那张八十五岁的老脸上没有皱纹，常常含着笑容。

我与刘老同住一个大巷子里已近十年，是老相识了。他时常送些养生保健的资料给我，我也时到他家里去玩。他的书房里藏书很多，其中有《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毛泽东传》《刘少奇传》《邓小平传》，还有《百岁名流》及《健康与养生》丛书等等。他常年订阅《中国老年报》《老年周报》《医药养生保健报》等多种报刊。他的卧室有两个橱柜，都一擦擦放着报刊剪辑的复印资料，我十分羡慕他晚年仍勤奋好学。

一天，刘老拿出一张复印自1991年6月20日出版的《新华日报》给我看，上面刊有一篇《为了三个孤儿》的文章。我读了这个三十多年前的故事，仍感到是多么新鲜与感人。上世纪八十年代，刘老在二沟乡工作时，悉心帮助曾参加过抗美援朝的复员军人老孙去世后留下的三个孤儿。他在好久的年月里，想方设法关照这些未成年的孩子，不仅花工夫，还出钱资助，妥善解决他们吃、穿、盖和住的问题，连他的家人都曾为此出了力，直到把这些孩子教育成人。

刘老还尽心尽力扶持过一个姓孙的贫困户，帮他摆脱了困境。

刘老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十三岁就辍学务

农，建国前参加工作，后与同村一位长他三岁的姑娘结婚。过去，他长期在外工作，一个季度才能回家与家人团聚一次。直到1987年他在城上有了新居，才把妻子和父亲接来与女儿女婿及孙儿同住，倍感家庭幸福。他的父亲在八十六岁时因病去世。他的老伴又在八十三岁时病故。沉浸在悲痛之中的刘老，幸亏有女儿女婿和亲友多方劝慰，才使得他能够从情感的创伤中走出来，也远离了孤独感。

刘老常说：人生在世，只要还活着，就要为社会做一些有益的事情。他的爱好也很特别，不抽烟，不喝酒，不讲究穿戴，只爱读书报、看新闻，遵守生活规律，安于朴素的生活。他尤其信奉“三个乐”：助人为乐，知足常乐，自得其乐。他坚持每天上、下午都到街巷和广场上活动一些时候，与人交往甚为融洽。

十多年来，他不避严寒酷暑，坚持做“报刊剪辑”工作，将人们关注的养生保健、长寿箴言、社会伦理、人文历史和新生事物等等，剪来分门别类，复印成册。每次至少印一百份，有的专辑印过五百份。对多种疾病的防治分得很细，连耳聋、眼疾、牙病等均有专辑。令人难忘的是，他常常把这些专辑无偿送到人的手上。有不少糖尿病患者，在他的引导下，提高了防治意识，养成了好习惯。有的又过二十多年了，未见并发症的发生。刘老认为，他每个月用于社会交流的开销约五百元，这些养生资料给人参考，能让老年人健康生活是值得的。

故人

□ 周荣池

只会老死不相往来。但是他们还是都原谅了过去，像两个相依靠的老兄弟一样，这一点大概也与我母亲的去世有关。有一次我接到一个亲戚的电话，大意是看见我的父亲骑着车带着老正松去镇上看病，他觉得我父亲这样做很危险，万一出了事说不清楚。

人家也是好心，父亲这么做也都是好心，我只能一笑置之。但我真心为他们能够成为相互依靠的老人感到欣慰。世界上哪里有不能化解的怨恨，时间会把人变老，最大的特征就是把人变得没有脾气，凡事都能够妥协和谐。

我过去大概听说过杨银珍和老正松也是有过节的。他们很长时间都不说话，我没有去深究过其中的原因，大概是“初恋不懂爱情”的事情。这些事情其实也没有什么好追究的，但是我们都清楚这些后来被看着轻描淡写的笑话，其实对于当事人来说一定是刻骨铭心的。有的成为解不开的心结，有的成为不相往来的分别，也有些好点的成为一笑了之的过去。过去他们确实是不相往来的，有时候还会有些令人不安的口气。但这些问题最终还是被时间解决了，当他们都成为孤苦伶仃的老人，心里都明白总有一天不仅是当年分手那么简单，都是要往着奈何桥而去的，他们还是慢慢地和解了。有一次我看见他们在开玩笑——这种玩笑一点也没有不规矩的意思，而是让人看了很温馨，她还是会有些不好意思地骂一句：老不死的，你个老不死的。是的，都知道了要死的年龄，就没有什么过不去的事情了。

老正松死后几天杨银珍死了。这件事情并没有什么蹊跷的，但仍然是一件让人觉得悲凉的事情，冥冥之中有太多的注定看起来有些合情合理，甚至还有点安慰人心的意思，可是这种注定代价真的是太大了。

很多天后我又回了一次村庄。父亲没有再提起他们的死，我知道这件事情对年老的他而言比悲伤更甚，是一种无情的打击。一些人就这样无意之间成为故人，包括我们的父母亲人都逃不过这一劫，还有我那牵肠挂肚的村庄——总有一天他们都会成为离开的记忆。

上厕所不带纸——想不开？

□ 杨杰

到家的宝贝而且还是聚划算的团购价，怎能让它从身边溜走呢？我立马把它拍了下来。

宝贝到手后，我参照说明书，花了两个小时把它安装了上来，并且立刻体验了一把。不错，真的不错，物有所值。如厕先用一两分钟的小温泉水洗，接着五分钟烘干，真是用不着手纸了。水温、风温以及水压都是可以调节的。座圈30多度恒温，即使寒冬也无需棉座垫了。还有坐浴、按摩、助便、除臭等功能。特别是还具备女性清洗功能，女性清洁再也不麻烦了，还是一种享受呢。老母亲岁数大了，下蹲弯腰动作不便，买到这样的宝贝正好以表孝心。不过，美中不足的是“烘干”功能尚不到位，联系了客服人员，说先用手纸擦一下水滴效果才会更好。想想宾馆高档卫生间门口的烘干机的烘干效果也是如此，心中便不再苛求。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向来把吃放在第一位，“民以食为天”嘛，如厕的问题从来也排不上号。记得年轻时在山东当兵见到老百姓家的厕所，也就是在院子里垒几块石头，坑巢旁边放几块鹅卵石或石片，如厕完毕用以揩PP，也有用树棍的。高邮传统的农家厕所如厕完毕，大多用树叶草把。用草纸那是有钱人或是城里人的享受。我的父亲来自泰兴农村，进城后多年仍然习惯将草纸裁成扑克牌般大小使用，这是小时使用树叶的习惯依然。日韩等国在20多年前就开始普及智能马桶盖，如厕不用手纸。现在去日本抢购智能马桶盖的中国游客是国人生活逐渐富裕起来以后如厕观念开始转变的先行者，是时候提高厕所文化、转变如厕观念了。

最后我想说，上厕所，不带纸，想得开，当其时。

老正松的死是必然的。但是父亲打电话给我的时候，我仍然感到有些悲伤的意思，他虽然并不是亲人但毕竟在老家为邻很多年。因为在外开会，或者说这也只是个敷衍的借口，我没有参加他的葬礼。直到几天后，我又接到父亲的电话说杨银珍也死了。我心里感到一阵悲凉，因为琐事我同样没有去参加她的葬礼，我此时才清楚导致我不回乡的原因，也许是不想将他们死去的样子作为永别的印象。

村庄真的是老了。这话也说得有点不知道轻重，人总是爱老的，但是我不愿意相信这个事实——自己的村庄也将慢慢地远去。实际上村庄早就已经老态龙钟，那些原来还很有气势的瓦房，就像是老人嘴里的牙齿一样逐渐地零落。就连那些本来葱郁的树木，也变得有些有气无力的样子，那些我曾赞美过的草木，现在满目的荒芜与苍老，让人不忍直视。

老正松这个名字我在很多文章里提过。他值得再一次甚至很多次被提起，不仅仅因为他是一个邻居。事实上在我的记忆里并没有什么美好的事情。他从上海回来的时候，很长一段时间与父亲并不能很好地相处。他本是从这个村庄走出的，在大上海走了很多年，据说还有参加帮会的经历，但是父亲并不买账，父亲看不起这洋腔洋调的一家人。他家的门总是关着，我们知道他的院子里打理得井井有条，和这个贫困的村庄格格不入。他种的各种果树长势也很喜人，只不过只是被那“铁桶”（是在村庄里很有些恶意的说法）一样的门关在里面。

这种僵持一直到他更加有些怪异的老太婆死去。他终于不再那么骄傲，也开始愿意讲一些大上海的故事给我们听。我知道人之将去他的骄傲也会失去意义，孤苦让他终于要放下身段和村庄安好地相处。最为让我感到欣慰的是，父亲最终也和他相处融洽了。他在上海的儿子很少回来，每一次回乡都会给父亲带点实用的礼物，比如一块木质的搓衣板，或者一套不错的雨衣。他只是想父亲能够多照顾一下老正松。从我见过的父亲过去与他们的争吵甚至大打出手来看，我觉得他们

上厕所没带手纸绝对是令人尴尬的事情。曾看到一个歇后语，叫“上厕所不带纸——想不开”，看完令人捧腹，印象深刻。不过，这里的“开”字原字应该是“揩”，没带手纸顶多“想不揩”，而不至于“想不开”，这里用同音字借代，幽默了一把。一次在体育场锻炼时一个不相识跑友过来问我身上可有手纸，我说只有一张面纸，他说内急，接过面纸露出一脸的满足，说是解决大问题。可见手纸对于上厕所至关重要，不可或缺。

可如今，如厕真的不用手纸了。前段时间，新闻上有个热点，说是众多的中国游客在日本抢购马桶盖，以至于市场脱销。刚开始听到这个新闻，我想，至于嘛，不就是马桶盖嘛，犯得上大老远的跑到日本排队抢购这么个东西吗。后来新闻上又说，这个马桶盖可不一般，而是高科技的智能马桶盖，如厕过后无需纸擦，并且是我们中国生产的，我因此自豪起来。接着又得知，此马桶盖是日本松下公司在中国杭州生产的，并且由于国人的如厕观念不重视出口而基本上不在中国国内销售，我又因此多了一丝自卑。

被这新闻如此反复一折腾，我便开始关注起马桶盖来。五一前夕上天猫淘宝，忽然一个马桶盖跃入我眼帘。这是一款韩国产品，性能、质量绝对不输日本马桶盖。人家千里迢迢跑到日本排队还不一定能抢购得到，这快速

文 游 基

题字 殷旭明 责编 居永贵 版式 张勇